

曹永 / 著

捕蛇师



愤怒的村庄

我们的生命薄如蝉翼

红骨髓

捕蛇师

地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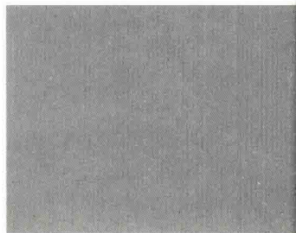
花红寨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黄 冰
装帧设计：黄 冰 丹 丽

捕蛇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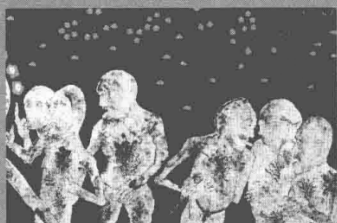
上架建议：畅销/文学
ISBN 978-7-221-14013-5



9 787221 140135 >

定价：28.00元

曹永 / 著



捕蛇师

愤怒的村庄

我们的生命薄如蝉翼

红骨髓

捕蛇师

地界

花红寨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捕蛇师 / 曹永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7.3

ISBN 978-7-221-14013-5

I. ①捕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7727号

书 名	捕蛇师
著 者	曹 永
出 版 人	苏 桦
责任编辑	黄 冰
装帧设计	黄 冰 丹 丽
封面作品	董 重
出版发行	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社 址	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 贵州出版集团大楼 (邮编: 550081)
印 刷	深圳市和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mm 32开
印 张	10
字 数	180千字
版 次	2017年04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0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21-14013-5
定 价	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001 愤怒的村庄

045 我们的生命薄如蝉翼

085 红骨髓

147 捕蛇师

195 地界

245 花红寨

愤怒的村庄

一

曹树根的大儿子曹大学死了。

早上，曹大学忽然说他的胸口痛，要曹树根送他去野马冲街上找医生。曹树根以为曹大学又想骗他，这个龟儿子经常用这种方式骗他，目的是希望能去街上玩一趟，并获得一些零食。曹树根踹了曹大学一脚，说你狗日的是不是又嘴馋了？曹树根经常这样踹儿子，不管是大学还是小学，一犯错误曹树根就这样踹他们。

想不到，曹大学这次很不经踹，一踹就像根腐朽的木头栽倒在地。曹树根踹完，见儿子像驴似的在地上打滚，痛得脸都变形了。曹树根一下子慌了，喊老婆田秀英去把马不换找来。马不换是村里唯一的医生，在村南的那株歪脖子杏树下开了一个诊所，诊所不大，生意倒不小。田秀英提脚刚刚要走，曹树根又叫住她，说慢点慢点，你不要去了，还是我去。田秀英刚要转回来，曹树根一跺脚，又说算了算了，还是你去。田秀英晓得曹树根的心思，曹树根是怕马不换把自己给搞了。

马不换是村里的著名人物，著名的不仅是他的医术，还有他好色的本性。据说，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差不多都让他搞了。

田秀英清楚，曹树根这是不放心自己。

田秀英一想曹树根对她这样不放心，心里就有些不痛快，一不痛快，走路就有些不利索。曹树根看她磨蹭，脚有些痒痒，准备跑过去给她一脚。看着曹树根蠢蠢欲动的脚，凭着多年累积的经验，田秀英晓得他又想踹人了，于是像只受惊的兔子飞奔而去。

田秀英走后，曹树根就一直站在门口朝村南的方向张望。其实，除了密密匝匝的树和山坡，他啥也看不到。他只是想这样看着。看了一会儿，他感到眼睛有些酸涩，于是伸手揉眼睛，就在他揉着一只眼睛的时候，他的另一只眼睛看到田秀英回来了。只有田秀英一个人回来。田秀英的身后，没有跟着提着药箱的马不换。

曹树根慌忙火急的迎上前去，说日你妈，你咋一个人回来了，你请的医生呢？

田秀英说，没来。

曹树根吼道，咋个没来呢？

田秀英的嘴里像才吃过大辣椒，嗝嗝地喘粗气，她说马不换没在家嘛。

曹树根说走哪里去了，咋没在家？田秀英说，听说他到马尾落走亲戚去了。听到大儿子在屋子里痛得直哼哼，曹树

根越发急了，他在门口的场坝里踱了几圈，然后说，马不换不在你就去找曹毛豆。田秀英说，曹毛豆是兽医，平时只会劊猪骗牛，哪会治病？曹树根说不管了，总比一样都不会好。然后曹树根又赶蚊子似的挥手，说快点快点。曹树根把田秀英赶走后，他摸了一支烟点上，一边吸烟一边猜测田秀英走到哪里了。

这时候，他看见门口的山坡后面忽然冒出一个头发乱七八糟的脑袋，他晓得那是小儿子曹小学的脑袋，于是吼道，兔崽子，咋才回来！曹小学显然被吓了一跳，他心惊胆战地走过来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曹树根心里感慨这两个儿子差别太大了，大儿子曹大学就像个日本鬼子，整天在村里捣乱，啥事都敢干。小儿子却胆小得很，别人放个屁都能吓得他尿裤裆。

曹树根心情烦躁，本想骂曹小学几句出出气，可看见曹小学两条细得像麻秆似的腿颤抖不已，心也就软了，他说，你哥哥病了，正躺在屋里哼哼。你妈去找曹毛豆了，你去看咋还没回来。曹小学听了，一言不发，低着头走了。曹树根的那支烟还没吸完，曹小学和田秀英就回来了。不仅他们回来了，连曹毛豆也跟着来了。

曹毛豆看了看躺在屋里哼哼叽叽的曹大学，就像看着一头等着动刀的猪崽，他不禁有些技痒，可他晓得曹大学不是猪，不能一刀劊下去就了事。于是他老实地告诉曹树根，自己也弄不清曹大学得的是啥病，并建议曹树根把曹大学送到县城

的大医院去看看，说那里的医疗设备齐全，医生技术也好一些。曹树根心里估算着去一趟县医院需要多少钱，他一算就汗水都流出来了，他说，野马冲街上有卫生院，送去那里行不行？曹毛豆说，卫生院几个月不开一次张，怕药都过期了，再说，那些医生天天躲起来打麻将，你去了怕也找不到人。

曹毛豆走后，曹树根就让田秀英和曹小学照顾好曹大学，自己去找杀猪匠曹大脚。他在村北的水井边找到正在打水的曹大脚，说要把过年猪卖给他。曹大脚奇怪地问，你不是说几年没杀过一头像样的猪了，今年的过年猪不卖了吗？曹树根皱着眉头告诉曹大脚，儿子曹大学得了急病，要送去县医院，家里实在没有钱，所以才把猪卖掉。曹大脚说，行，我晌午就去你家拉猪，但是我只出得起三千六百块钱。曹树根吓了一跳，说你上次都出了四千多块，我又喂了这么多天，咋反倒少了几百块钱？曹大脚叹着气说，叔，不是我宰你，实在是这些日子猪肉卖不出去，这个价啊，还是我帮你哩。曹树根觉得心里像被刀割似的疼了一下，但他想曹大学不是猪，曹大学比猪重要，于是他咬了咬牙说，行，三千六就三千六！

二

曹树根卖了猪，当天就带着曹大学去了县医院。县医院的医生给曹大学做了一些检查后，说是肺部发炎。曹树根问

严不严重？医生对他说病人需要住院治疗。曹树根又问，这病是咋引起的？医生说，一般来说，肺炎有两种引发途径，一是感冒，二是被人打伤发炎。

曹树根说我儿子身体好得很，平时连喷嚏都不打一个，哪会得感冒？医生一瞪眼，说他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，你都不晓得我咋会晓得？曹树根想想也是，曹大学是自己的儿子不是医生的儿子，自己都不晓得医生当然也不晓得。于是他去问躺在病床上的曹大学，说你啥时候得过感冒？

曹大学不疼了，他正舒舒服服地躺在病床上打哈欠，一点也不像有病的样子，他说，我没得过感冒，我身体好得很，咋会得感冒呢，我不会得感冒，就是下雪的时候脱掉衣服在雪地上打几个滚，我也不会得感冒。

听儿子这么一说，曹树根就来气了，他把医生的话说了一遍，又说你狗日的是不是又和人打架了，你说你究竟和哪个打过架，哪个把你打伤就让哪个来医你，住院费就是一千多呢，老子不想花这个冤枉钱。曹大学觉得如果不趁机敲诈一下曹树根说就没机会了，于是他说，我不告诉你。曹树根说你咋不告诉我？曹大学说，我想要一件新衣服，你买件新衣服给我，我就啥都告诉你。

曹树根一听，肚子都快气炸了，他觉得脚又有些痒痒了。他很想把儿子揪下床来踹上几脚，可又想儿子现在是病人，不能乱踹，于是恨恨地吓唬曹大学说，你不想医病算逮了，

反正老子不管你了，成啥算啥。

曹大学满不在乎地说，你不想医算逮了，反正病的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，成啥算啥。

曹树根气得跳起来，他说，你哪里像只有十三岁的样子，老子看你三十岁还差不多。

曹树根把曹大学带出了医院。

街道上，人来人往，车来车往，比野马冲镇子热闹多了。曹树根说老子活了大半辈子都没买过城里的东西，你却十三岁就想穿上城里的衣服了。曹大学一边东张西望，一边说我穿上城里的衣服也成不了城里人，你看这些城里人多好啊，不种庄稼也有吃的。曹树根说，城里人也是人，又不是神仙，有啥稀奇的？曹大学说他们不是神仙，可他们啥都不干也饿不着肚子。曹树根一听这话就有气，他说你像个野人一样天天东游西逛的，老子啥时让你饿肚子了？

这个时候，他们正经过一个服装店。曹大学往里面瞅了几下，不说话，也不走了。曹树根问他，你是不是看上哪件衣服了？曹大学不说话，一只手却指着一件花花绿绿的迷彩服。曹树根进去问价格。店主说最少要四十五块钱。曹树根吓了一跳，说咋这么贵？店主哼了一声，反问，这还贵？曹树根拉着儿子要走，可曹大学的脚好像生根了，横竖拉不动。曹大学说，爸爸，你是不是舍不得钱？听儿子这么一说，曹树根有些尴尬，可他不肯承认，人要脸树要皮哩。他说，不

是我舍不得钱，是这件衣服不好看。曹大学说，爸爸这衣服好看。曹大学又说爸爸你要是舍不得钱就算了。听了这话，曹树根有些不好意思了，他说儿子你要是喜欢就买回去，又不贵，才几十块钱嘛。

他们买好衣服，从一条街道走进另一条街道，曹大学看了看皱着眉头的曹树根，问道，爸爸，你是不是正在心疼那四十五块钱？曹树根心疼得要命，可他打肿脸充胖子，他说我咋会心疼那点钱呢，我不心疼那点小钱，一点也不心疼。曹大学说真的？曹树根说当然是真的。

曹大学说，爸爸，我还想买一双皮鞋。曹树根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他说你要皮鞋干啥，你的布鞋不是好好的吗？曹大学说我想晓得穿皮鞋是啥滋味嘛——曹树根火都快蹿出来了，他看着一脸可怜兮兮的曹大学，心一下子有些软了，他咬着牙，硬是给曹大学又买了双黑皮鞋。

曹树根怕儿子还要买东西，急忙拉着儿子往医院走。他们走得很快，就像脚上安装了轱辘一样。他们走得很快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说话。他们一边走一边说话。

曹树根说，衣服买了皮鞋也买了，这回你该告诉我你和哪个打过架了吧？

曹大学说，一年前，我和马不换打了一架，半年前我又和曹毛豆打了一架。

曹树根吃了一惊，说他们都是大人了，他们为啥还和你

打架，这不是打架，是他们打你哩。

曹大学说就是他们打我，马不换就像打皮球一样打我，把我打得吐血，曹毛豆呢，他用脚踹我的肚子，还抓着我的头发，用我的脑袋去撞石头，把我撞昏过去。

曹树根更吃惊了，说那你咋不告诉我呢？

曹大学说，我告诉你有啥用，你这么瘦，又打不过他们，再说了，就算你打得过，他们背着你还不是又要收拾我。

曹树根很生气，他不是生儿子的气，他是生马不换和曹毛豆的气。他气愤地说，居然对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下重手，不行，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，回去要找这两个狗日的算账。曹大学问咋算？曹树根说，是他们打伤你的，你的医药费要算在他们头上！曹大学觉得这话有道理，于是说，对，是他们打伤我的，医药费要算在他们头上！

走了几步，曹树根又问曹大学，他们为啥打你呢？曹大学告诉他，有一天晚上自己去村长曹树林家看电视，回来的时候他看见路边有一个黑影在蠕动，他以为是条野狗，就在路上摸了个石头打过去。哪晓得听到有人“哎哟”一声尖叫，那黑影忽然一分为二，曹大学跑过去一看，才看清那是医生马不换在和杀猪匠曹大脚的媳妇搞事。马不换一看打他的是曹大学，冲上前来就打。曹大学又补充说，如果当时不是曹大脚的媳妇过来劝架，他一定被马不换活活打死了。曹树根听完，火冒三丈，说马不换这个狗日的！

曹树根又问儿子，曹毛豆又为啥打你呢？

曹大学说，那一次曹毛豆路过我们家门口，我看见他偷偷摸了一下我妈的屁股——曹树根气急败坏地打断曹大学，说当时你妈咋办？曹大学说我妈打了他一巴掌。曹树根听到曹毛豆挨了一巴掌，心里才好受些。曹大学接着说，我看到他摸我妈的屁股，我就偷偷去砸他家的玻璃，后来被他发现了，抓住我就揍了我一顿。

曹树根牙齿咬得格格响，他说：这些狗日的，没有一个是好人，这些狗日的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曹大学忽然摔倒在了地上，他想爬起身来，可挣扎半天没有成功，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。曹树根觉得有些不对劲了，一把抱住曹大学，问他咋了？曹大学额头上汗水都出来了，艰难地说，我的胸口又痛了。曹树根吓坏了，忙抱起他往医院跑。

到了医院。医生把病人送进了抢救室，又让他去缴抢救费。曹树根说，医生，住院的时候我才缴了一千块哩。医生是一个戴眼镜的医生，他的眼镜圆圆的，镜片是透明的，而镜框则是黑色的，猛然看去，仿佛是在脸上画着两个圈。这个戴眼镜的医生说，缴进去多退少补。曹树根还想说啥，可医生不耐烦了，扶了扶眼镜，催促说快点，别耽搁我们抢救病人。曹树根怕儿子有个三长两短，忙不迭跑去缴费。然后，他就蹲在抢救室门口等。等了一会儿，医生出来告诉他，说病人

已经不行了。

曹树根愣住了。当他回过神来，豆大的泪珠子便滚了出来。曹树根一边揩泪水一边愤怒地跑到医生办公室说，我儿子咋死掉了，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办公室里的几个医生似乎正在谈论啥有趣的话题，正笑得欢畅。怒气冲冲的曹树根把医生的笑声打断了，他们一个个张着嘴，愣在那儿，就像是快要咽气的鱼。那个戴眼镜的医生脸一沉说，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家，不要大声喧哗。

曹树根恨不得朝那医生脸上狠狠地打上一拳，他说，我儿子咋死了？戴眼镜的医生把曹大学的病历本递给曹树根，说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曹树根接过一看，见死因一栏填写的是猝死，便说，啥叫猝死？医生说就是忽然死亡。曹树根说，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咋就忽然死亡了？

戴眼镜的医生不耐烦了，说，都说我们尽力了嘛，我们也想让病人起死回生，可医疗技术达不到嘛。曹树根说，那你们告诉我，我儿子是不是被人打死的？戴眼镜的医生说，这个我们可不敢说。曹树根生气地说，你们把我儿子真正的死因告诉我吧，儿子养这么大也不容易，我总不能让他不明不白的死掉，要不然，你们给我出一张被人打死的证明，我回家找打他的人算账。

另一个医生似乎有些同情他，和颜悦色地说，我们不能给你开这样的证明，再说，就算开了也没用，不具备法律作用，

公安机关是不会承认的。

曹树根又激动起来了，说难道我儿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吗？那医生告诉他，如果你认为你儿子的死因可疑，你可以到公安局报案。他们一旦立了案，就会派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的。曹树根有些委屈，说你们既然抢救不了我儿子，咋还让我缴啥抢救费？戴眼镜的医生说，这是程序，又不是我们把你的钱私吞了，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就去缴费处查询一下，多退少补。曹树根恼怒地说，我去问过了，人家说钱用光了。戴眼镜的医生挥了挥手说，人家说用光了就一定用光了嘛，还啰嗦啥，快去看看你儿子的尸体还在不在，这些日子偷尸体的人太多了。

曹树根这才晓得，原来这世上还有人专偷尸体去割器官卖。曹树根飞快地奔进抢救室，他大吃一惊，儿子的尸体果真不见了。他鼻子一酸，就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，一边哭泣，一边说，儿子，你死得太惨了，现在尸体又被人偷了……爸爸对不起你啊……

这时候，一个值班医生走过来问他，喂，老头，你哭啥，这是医院，你哭得这样大声会影响病人们休息的。曹树根抹着泪水说，医生，我儿子的尸体被人偷了。医生说，是不是今天抢救的那个小孩子啊？曹树根说是。那医生就笑了。曹树根愤怒地说，我儿子的尸体都被偷了你还笑？医生说，你儿子的尸体还在，我们抬出去放在走廊上了。